

《白毛女》

Yamada Kozo
[日]山田晃三 著

在日本



《白毛女》在日本

[日]山田晃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毛女》在日本/[日] 山田晃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39 - 3442 - 1

I. 白… II. 山… III. 芭蕾舞—文化交流—中国、日本
IV. J72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080 号

版权登记号: 01 - 2007 - 5383

《白毛女》在日本

著 者 [日] 山田晃三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 12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442 - 1/G · 705

定 价 28.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自序

2005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白毛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一文。在会上我叙述了《白毛女》战后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将其改编为芭蕾舞并在日本及中国演出的过程，讨论了《白毛女》曾经在日本引起强烈共鸣的社会原因。记得研讨会那天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电话说，明天北京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你要小心点儿。所以我发言时有点担心会遇到中国专家对我的严厉批评。但恰恰相反，我的发言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听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当时正值中日民间情绪急速下滑之时，我想，更需要坦诚地进行交流，才能促进中日关系尽早向良性方向发展。此文后来刊登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凤凰周刊》等刊物上，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增补，访谈了几位参与过《白毛女》不同艺术形式创作的日本艺术家，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黄土高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总面积将近日本的两倍，陕北正位于黄土高原的腹部，这里产生了黄河文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出生在这里，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20世纪40年代歌剧《白毛女》诞生在陕北延安，《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被改编为电影、京剧、芭蕾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曾经多次出访演出，外国文艺团体也多次演出《白毛女》，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中国历史悠久，文艺作品也非常丰富，那么，我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对《白毛女》情有独钟呢？这跟我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受父母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很感兴趣，所以在日本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汉语，也看了不少分析或评论现代中国的文章，但我总觉得这些文章主要谈到中国的体制、政治，并没有足够地介绍现在的中国人。为了圆自己的中国梦，1989年3月，我从大阪坐船到上海，然后一个人游走了北京、大同、太原、西安、重庆、武汉等地，行程近一个月。我亲眼看到的中国人的开朗、热情、好客，他们生活并不像日本所介绍的那样被压制、没自由，这一次亲身体验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我走到哪里几乎全是《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西北风”，



这股风真是刮遍了全中国，西北淳朴、粗犷的气息扑面而来。后来，我在日本读大学本科的时候上中国现代文学课，教材中有一节“走向中国的新歌剧——《白毛女》”，文中谈到延安新文艺运动和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历程，有两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台下看《白毛女》的一名战士怒气冲冲，差点儿开枪打死了台上的黄世仁”、“每一个观众把喜儿当成自己，一直擦着眼泪，掌声连成了一片”。当时我还没看过《白毛女》，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观众反应这么激烈的戏，随后我开始查阅关于《白毛女》的文章，逐步地了解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极为苦难等情况，《白毛女》就是表现当时被压迫的中国农民的痛苦生活。其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启发了我，由此我接触到了一个非常能反映中国革命时代风貌的作品——《白毛女》，它深深地触动了我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想法。

从1992年3月起，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的汉语。当年7月底，为了亲眼看看《白毛女》的诞生之地——延安，我决定自费走一趟。我一放暑假便一个人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郑州先到了西安。那时我随身带着速写本到处画画，那年夏天很热，天天37度的高温，晒着太阳画速写很消耗体力，并且每天吃凉面，晚上又坐硬座，我在西安的街头晕倒了。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走廊上打了3个小时的点滴，然后在热得像蒸笼似的饭店的床上躺了3天，但是我还是把劲登上了去往延安的长途汽车。当时我身体很痛苦，但想想解放前中国的革命青年去延安都要穿过重重障碍、走路过去，我的情况比他们好多了。我早上7点半从西安出发，当天晚上11点终于到了延安。

当时还没开通到延安的铁路，小面包车行驶在黄土高原上，路很不好走，一路上景色单调，但艰苦的路程却带给我无比的激动和无穷的想象。在车上大家都盯着我，我不想暴露出老外的身份，结果我在车上的14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终于到延安了，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见。大家开始一个又一个地下车，我忽然看见旁边有一条河，想这应该是延河吧？我也下了车，找了几个招待所，知道我是老外都不让住，最后找到了延安宾馆。

我在延安呆了3天，登上了宝塔、清凉山，参观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等故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我在宝塔上面、王家坪的窑洞、中央大礼堂等地画了速写，特别是宝塔，还保留着40年代的原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那次我没去成“鲁艺”，我问当地人“鲁艺”在哪儿，他说“鲁艺”没开放，没什么可看的了。后来我离开延安去看看黄帝陵就回西安了。

第一次去延安对我震动不小，看到昔日的革命圣地内心很激动，后来我在大学本科毕业时写了一篇关于《白毛女》的论文，1993年我又回到北京读研究生，但



我的专业和《白毛女》没有直接的关系，每天过得也很匆忙，但我对延安、对中国新歌剧一直割舍不下，所以等到2002年春节，我决定再去一趟陕北。

这次我从壶口横跨黄河去陕北。我又是一个人从北京坐火车先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坐小面包车前往吉县。路上经过了乡宁镇，到处都是露天的煤矿，车上的人脸手都是黑黑的，空气污染很严重。过了一会儿眼前出现了黄土高原，非常雄伟，邻座的中国人忽然说“空气很好”，打开了窗户。我从吉县换坐大巴，我在车上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这里有人随时举手上车，又有人随时下车，但从车窗往外看只有黄土地，连一个窑洞也看不见，我总是想他们在这里下车去哪里呢？在远处偶尔能看见土窑洞，但离公路太远了。有打扮得很漂亮的小姑娘一个人下车，她是不是在城市上学，过年回家了？我往远看有几座窑洞，她是不是住在那里？但离这儿实在是太远了。我不好意思问，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抵达了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看完壶口瀑布，时间才下午4点，但已经没有公交车到陕北，只好找一辆农家的私车给点儿钱直奔陕北。我跟开车的师傅聊天，他说陕北人很老实，但生活很艰苦，住在山区的一年只能挣200元左右，他强调公路附近的人生活还比较富裕，山区的生活条件就太艰苦了。他说最近变化最大的是公路，这条路也是国道，1995年原来的土路修建为柏油路了。我在陕北听到的都是大家对公路的称赞。他以前是种地的，头两年闲时开始拉游客，他说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50公里的路程，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宜川，他笑着摆手往回走。我始终说从广东来的，为了防止被骗，我一般在外地不说是外国人，因为他对我很友好，我心里有骗了人的感觉，有点儿对不起他了。

我问了饭店服务员有没有秧歌或胸鼓的演出，她说明天上午应该在街上能看到，她帮我问问。当天是正月初十，我在这个时候特意到陕北，就是为了看看陕北人怎么过春节。据说陕北的正月十五是春节期间最热闹的日子，我真想感受一下陕北人过元宵节喜气洋洋的气氛。各乡镇都组织秧歌队，闹秧歌拜年，宜川胸鼓又是陕北三鼓之一，如果在街头能看到演出，那简直是太好了。

宜川是个小镇，只有一条街，我出门散散步，天快黑的时候我忽然看见操场里头有戏台灯光亮着，我问旁边的小朋友有没有演出，他说今天明天都有演出。我走过去看看戏台，挂着一个戏牌“宜川县蒲剧团演出《花灯记》”。因为我是个票友，也爱看戏，真没想到我到陕北的第一天就能赶上露天的演出，真是高兴极了。8点开场，我到后台去看看，说是后台但什么都没有，只是一间石头房。宜川县蒲剧团是成立于1952年的老剧团，我到的时候大家忙着化妆、扎靠、戴髯口，我拍了几张照片，大家都笑着看我，看得出来过年了，大家很高兴的样子，我说来旅游的，



大家又随和又友好。看戏的有三四百人，小孩儿把胳膊肘儿支在台上很好奇地看演员，大爷们都自己带着小凳子默默地看戏。故事情节通俗易懂，几个老演员演得很好，其他年轻演员也很卖力气，演出大约两个小时，中途没有退场的。农村的演出条件非常简陋，我看了很感动，这场演出也引发了我不少思考。

第二天上午，我早起爬了小山，有一位大爷站在山顶附近的窑洞门口，我问他可不可以看看窑洞，他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子里。我第一次进了有人居住的窑洞里，房间很朴素，但非常整齐，连一点垃圾也没有。一进门有土炕，有炉子和柴禾，里边是厨房，有三个坛子。老人今年65岁，看上去很显老，他老婆抱着2岁的孙子，他们三个孩子都不在宜川，墙上挂着在西安和延安拍的全家福。我给他看学生证说我是留学生，他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老两口一直微笑着，非常友好，他们还给我倒了一杯糖水。我下山坡回过头一看，他们3个人在目送我。

我回到县中心就看到好几个秧歌队和高跷队正在街上表演。好像每一个乡镇的队伍都在较劲的样子。每一队有二三十个人群舞，耍扇子的拿伞的各有一半，有穿红衣的，也有白衣服的，跳得很整齐，有老人队，也有小孩儿队。卡车车头写着镇名，车身介绍该镇的概况和今年的发展目标，载货台面上有几位打着锣鼓、吹着唢呐的乐手。每个队敲锣打鼓地街上游行，一到县政府、工会、公路管理局等门口就停下来，在门口或进院子里群舞。中午我吃饭时在院子里看见了正在热身的宜川县青年蒲剧团的胸鼓队。老大爷手里端着摆香烟和糖果的白色的盘子交给乐队的师傅，以示招待。车身上写着“艳阳照宜川，胸鼓震破天”。乐队的师傅看见我拍照说“你是摄影师吧，一起上车吧”，我的相机是傻瓜机，怎么看也不像搞摄影的，我友善地拒绝了他的好意。我赶紧吃完了饭坐三轮车追他们，但很遗憾怎么也找不着胸鼓队了。

从宜川坐长途汽车前往延安。路上经过了云岩镇和临镇。我在云岩镇几乎见不到人影，看得出这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所有的窑洞门口都挂着鲜艳或淡色的门帘，贴着红色的对联，从中感受到中国人对春节的特别感情。过了临镇下坡路，路也好走，汽车也加速，车子已经进入延安市区了。在小村子里经常可以看见开摩托车、玩台球的小伙子。这边的窑洞比宜川条件好一些，院子也大，人的打扮和城市人差不多。

不久我们就途经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由贺敬之编词、马可谱曲的著名歌曲《南泥湾》是无人不知的。从1941年起这里垦荒屯田，放眼望去一片大平原，确实能让人感受到当时大生产运动的痕迹。我想起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这应该是人的本质吧。左边看见一个大水库，有些疲劳的大家看了



水以后精神起来，开始说起话来，但当地人口音很重，我几乎听不懂。路牌写着延安40公里，快到了。像夫妻的小巴司机和管票的老两口表情都很热情，对我们很亲切，一口一个地说小心脚底下车，这种关怀在城市看不到，我深深地感到陕北人的好客。

与我第一次游览相比，时隔十一年我回延安，变化真是太大了，很多高层大楼、宾馆、百货商店，好像整个城市变了的感觉。我回忆起来当时连地图也没地方卖，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在市中心看见了延安火车站，现在每天有一趟开往西安的列车。第二天上午，从窗户外面听见很大的唱民歌的声音，在市区中心的广场专门搭建了很大的庆祝元宵节的舞台，已经有很多人默默地站着等开演。过了中午，子长县人民剧团的演出开始了，舞蹈、清唱、小品等都很精彩，但音响太差，杂音掩盖了演员的声音。

后来，我开始寻找一个人。1991年我在延安宾馆附近的小饭馆认识的老板夫妇，对我很友好，请我吃了几顿饭，他夫人经营饭馆，先生在公安局工作，他也是收藏货币的，他给我看藏品说这些都是祖先留下的。本来我想送给他日元留个纪念，但当时我手里带的钱太少，怕钱不够用，最后没有送，但我没表达清楚，我一直很过意不去这件事。这次我离开北京之前买了日本清酒的礼盒，占我背包的三分之一，我想向他们表示谢意，但我找不着他的名字和地址，餐厅位置我还记得很清楚。

延安宾馆前面的路还是那样，但路边的餐厅好像都是新开的，我先进去一家面馆点了羊肉面，等到客人都差不多走了以后我问服务员，他说不知道。后来问了隔壁另一家饭馆，还是不知道。然后我到延安宾馆的服务台问了一下：“您认识不认识附近开餐厅的货币收藏家？”那两位女服务员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仔细讲给她们听，她们说“前面一直往东走4公里的地方有个邮局，邮局对面有卖货币的，你到那里去问问吧”，她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热情。我过去问了，但店老板说：“只知道在公安局工作，不知道名字，那不好找，现在收藏货币的人太多了。”没办法了，我只能放弃找他了，我到“鲁艺”去了。

1945年首演的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集体创作作品。我到了“鲁艺”门口，戴着太阳镜的中年男人跟我说：“您是王校长吗？”我说不是，我继续往前走，那两个男人又跟我说：“你是来参观的吗？”“一个人来的？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日本人，他们很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刚才戴太阳镜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我们是江苏电视台的，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60周年，为了做专题节目我们从上个月26日开始在陕北采



访。”我说：“我是第二次来延安的，我对解放以前的文学运动很感兴趣，《白毛女》、《黄河大合唱》都很喜欢，所以我特意到‘鲁艺’来看看。”这位导演说王校长还没来，先要采访我，这样他们开始采访我了。等王校长来了，导演跟王校长说：“这位是日本朋友山田，他一个人，他是自费来延安的。”他非常强调了“自费”两个字。

我们进去教学楼的教堂里边，校长一一介绍“鲁艺”的历史和发展情况，说现在教学内容中还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很多中央领导也曾经参观过“鲁艺”等等。回延安市区的路上导演跟我说：“元宵节那天有延安各个地区代表队参加的汇演，我给你准备记者证，一起看吧。”他们把我送到饭店门口，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热情。晚上我在一家试营业的餐厅吃晚饭，我问服务员有什么当地特色的小吃，老板娘坐在我旁边指点应该点什么好，我说明天要去安塞，她的老家也在安塞，就这样给我介绍当地朋友，陕北人都是非常热情的。

我从延安坐小巴一个小时就到了安塞，中途路过沿河湾镇，有大规模的石油基地非常引人注目。安塞是我多年来一直特别想去的地方，是因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里安塞腰鼓狂舞的气势，还有我在中央电视台原第三频道经常看到腰鼓队在沙漠上跳得黄尘滚滚的镜头，我对那个豪放激情的大场面印象极为深刻。但采访组的人说三天前刚去安塞也没发现什么可看的地方，也没见到腰鼓。王校长也说安塞没有沙漠，那是特意拍摄的镜头，后天安塞水平最高的腰鼓队来延安参加汇演，你不必到安塞去了。但我还是过去了。

我从宾馆一出去就能看到街头行进中的腰鼓队。好多当地人围着队伍，男孩儿穿着白衣服和红夹克、白羊肚子手巾、黑腰带，手里拿着红绸和槌子。一会儿大家走进了院子，有两位打大鼓的，还有几位敲大锣的，年轻男女30人左右，腰上带着红色小鼓，伞头的大爷唱了一段民歌，唱完了大鼓擂响，大家开始扭起来舞动。大爷的嗓子没那么洪亮，但这样才觉得有真实的民间广场艺术的气氛。腰鼓队挨门挨户地进去当地机关拜年，腰鼓队开始走，群众也跟着走。

安塞的剪纸和农民画也是闻名全国，但是安塞却是除了腰鼓没什么可看的地方。1991年我去过西安郊区的户县，户县农民画也是中国民间绘画的代表，街头墙上到处挂着好多农民画，并且那些画并不是为了做买卖的，属于当地群众文化的一部分，但安塞并没有给人艺术之乡的气氛。但是，安塞人都很诚实，又十分热情。这里没看见出租车，自行车也很少见，三轮车是当地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三轮起价一块钱，远处两块钱，我有两次多给他点，他们都说不好意思，连多一块钱也坚决不收。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县政府工作的先生。我跟他聊了半天，我说开发旅游业带动城乡经济的发展，这样能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吧。他说人的思想很难改变，尤其在中国的农村要做新的事业，需要很大的力量，障碍也太多了。我又说很难想象住在山区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说：“你去过真的很贫困的地方吗？离安塞县走50里，就能看到跟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现在还有很多不能自给自足的人，我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回到安塞县的时候，我有回到城市的感觉了。其实，当时的安塞只是特别小的一个小镇。”

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想看看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应该到陕北去。我们外国人一看这样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很容易被迷上，但换位思考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最起码的日常生活压力，连温饱问题也还没解决，还是应该加快发展。198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路上看到好多乞丐，我一看他们就觉得很可怜，他们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我父亲是画家，生活不稳定，我上高中时是班里倒数一二贫困的，上大学全靠助学贷款和打工，但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在日本算是物质很富裕的国家，条件比别人稍微差点儿自己总觉得非常地自卑。但我到中国来眼界开阔、思路顿开，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参加NGO活动，9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也参与志愿者活动，跑了不少贫困地区。现在想想这些都是为了寻找如何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社会的行动。我对《白毛女》开始感兴趣也是与当时我的心情有关系吧。我还记得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想帮助别人，我现在应该有了小康水平，就更应该帮助别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安塞还看见正在建设之中的延安到安塞的高速公路，说是明年要开通。改善基础设施加速安塞经济的发展，才能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看到这十五年的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人的思想观念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有点担心陕北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本色会在经济大潮中丢失。

第二天，我在县政府旁边的三百米田径场听见敲锣打鼓的震天声响，之后一天是元宵节，在操场扭秧歌的、打腰鼓的，骑着车卖山楂的，看热闹的，热闹非凡。参加演出的几个人或一群人都穿着戏装、戴着道具行进着。我看最有趣的是骑毛驴的小女孩儿，她骑在道具毛驴上拿着伞，手里扬着马鞭用自己的两条腿往前走，看着特别有意思，我靠前拍了照片，她很害羞。从田径场出发了三辆小面包车，有安塞——延安的牌子，车顶装了几个红色大鼓，应该是明天参赛的腰鼓队。但很不可思议，车上的小伙子已经都穿着戏装，实在太早了。看完排练，我到隔壁的安塞县文化艺术馆去了。在门口的地上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做着很大的剪纸，文化馆展示着剪纸、农民画等安塞民间艺术，餐厅老板娘介绍给我的解说员高小姐很热情地给我



讲解，她说我们从小在学校学习腰鼓，安塞人都会打腰鼓。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跟着江苏电视台采访组一起观看了延安秧歌汇演。这是延安各个地区的代表队在每年正月十五汇聚在延安举行的一年一次的汇演。延安街道格外热闹红火，已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连施工场地也站满了人。一支支代表队从体育馆出发，中心街广场有观礼台，省市级领导、嘉宾和记者等都在这儿等着表演队伍的到来，表演队伍走到广场给大家展示精彩表演，游行一直到延安宾馆门口。

我看着秧歌汇演，不得不想到1943年2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延安街头广场举行的秧歌剧活动。后来秧歌运动普及到全陕甘宁边区，新中国成立后，陕北秧歌流传到全国。歌剧《白毛女》就是在新文艺运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回想着这些历史，再看着家家户户悬挂的灯笼，一闪一闪的亮光辉映着夜晚的风情，一直到天亮，感觉很美好。

我在延安，还去看了延安大学。这里也是我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书中经常能看见一排排依山而建的六排石窑洞，就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宿舍。延安大学成立于1941年9月，是中国革命志士的摇篮，很有历史，我跟着几个进校的同学一起进校园，一进门就能看到逸夫楼，一直往里走，操场后面就看见了跟照片一模一样的窑洞山。这座山有楼梯可以上去，楼底有几家小卖部，我买了新销售的延安牌香烟，我问服务员这些窑洞是学生宿舍吗？她说：“以前是学生宿舍，现在主要是职工和他们家属住，也有一些学生住，大家都搬到新盖的楼里了，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这位服务员含着微笑，又热情又好客。

从延大走路15分钟，我在延安市共产党委员会学校门口的路边看到一个中国女子大学的纪念碑。碑上写着，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高等学校，该校旧址现存部分土窑洞。我问门口的保安学校旧址在哪里？他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学习延安历史的。”我就进去了。一直走到山顶，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窑洞，还能看见“严肃”等几个字。山脚有延河，从这里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延安市区。我还在宝塔山脚看见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纪念碑，这里曾经是日军战俘受思想教育的地方。我问了当地人，她说：“上面有五六个当时做教室用的窑洞。”但最后我没找到。

后来我又去了榆林、佳县、米脂等地。榆林被誉为“塞外明珠”，古城古墙，但也有很多现代高楼，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古城经济迅速发展的痕迹。佳县位于陕北东北部，晋陕峡谷黄河西岸，是三面绝壁凌空的山城。我在这里又赶上了“陕北佳县县职教中心戏曲学校”的露天演出。老师演得非常好，学生演得也非常规矩，



跑龙套演得也非常认真，我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一场演出。

米脂县是在陕北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米脂人，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中学校院内，在盘龙山上。行宫内还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览，通过照片和展览一一介绍早年参加革命以后的米脂妇女的突出贡献。据资料显示，五六十年代是歌剧《白毛女》演出的高潮期，全国各地扮演“喜儿”成名的米脂婆姨多达27位。江南水乡、桂林山水不可能创作《白毛女》，扮演喜儿会不会演戏并不重要，把她的情绪表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考虑米脂的婆姨应该是最有资格扮演喜儿了。中国有谚语叫“米脂婆姨绥德汉”，我在米脂的街上注意观察来往的女孩儿，虽然大家打扮得都差不多，但确实要更漂亮一些。在当地认识的常先生还带我去看位于杨家沟扶风寨的杨家沟革命旧址。路上我忽然听见秦腔的旋律，“杨家沟道情团”正在演一出折子戏。

下一天，我从米脂先到绥德，中午12点坐了长途卧铺汽车前往太原。汽车过了吴堡县的黄河大桥，走吴太公路约两公里处突然被拦下来，赶上了车检。汽车掉头在黄河边的一个广场等了4个小时。路上，我们碰上了因故开不动的从西安到太原的汽车，所有乘客转坐我们汽车，因为春运，定员30人的卧铺车坐了至少有80人，开得慢慢的，旅程还真有一点惊险。我跟三个太原的大学生，还有一位从廊坊来的卖古董的在马路边搭车。天黑了，终于来了一辆从延安去北京的汽车，我好不容易坐上回北京的车了。

时间已过了5年，但我还能很清晰地回忆起我在陕北度过的日子。两次延安之行成为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之一。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其实陕北离北京不远，什么时候去都很方便。但作为一个日本人，和我去东北一样，我如果不下定决心还是不敢轻易地去那些地方，那是一个红色的淳朴的革命圣地。那里虽然生活条件比大城市要艰苦，但是那里的人都热情好客、淳朴友善，有粗犷壮美的黄土地、整洁干净的黄土窑，特别是那里人民的乐观、开朗、热爱艺术，深深感动着我，我去了那里就明白为什么那里会是革命的摇篮，为什么会有那么热闹喜庆的秧歌剧，也明白了为什么《白毛女》会诞生在那里。

通过《白毛女》，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还有幸认识了曾经参与创作过《白毛女》的日本人。他们大都是已过80的老人家。在不同时代的环境里接触了不同版本的《白毛女》，感受着《白毛女》，通过《白毛女》为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家都很怀念过去的日子，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他们一直生活在两国还没建交的极为困难的环境下，我跟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前辈，现在我在中国生活，什么障碍都没



有，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用笔记录下来的宝贵的记忆。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的纪念年，我们又开始提倡中日友好的口号，回顾并思考为两国和平友好付出心血的“挖井人”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管中窥豹，因本人能力有限，仅将与《白毛女》有不解之缘的日本人士的历史记忆挖掘出来，尝试回顾一下战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之路。



目 录

自序/1

第一章 战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之路/1

第二章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半个世纪《白毛女》的变迁/15

一、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歌剧《白毛女》/17

二、走出国门的《白毛女》/23

三、从革命样板戏到当今的《白毛女》/27

第三章 歌剧《白毛女》的日本舞美设计师——小野泽亘/33

一、小野泽亘在抗敌剧社担任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工作/36

二、参加华北电影队的日本电影人/40

三、小野泽亘和森茂在新中国的艺术方面的重大贡献/46

第四章 电影《白毛女》的日本剪辑师——岸富美子/57

一、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日本电影人/59

二、访谈电影《白毛女》的剪辑师岸富美子女士/64

小结/75

第五章 鹤岗剧团——1952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排演歌剧《白毛女》/77

- 一、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鹤岗剧团/79
- 二、访谈歌剧《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大冢瑛子女士/85
- 小结/94

第六章 《白毛女》传播到日本的渠道/97

- 一、日中友好运动的崛起与三位日本议员的访华/99
- 二、《白毛女》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共鸣/102
- 三、日本观众对电影《白毛女》的不同反响/111

第七章 日本第一个把《白毛女》搬上舞台的话剧团——演集剧团/117

- 一、战后日本戏剧运动的复活与上演中国剧目的热潮/119
- 二、访谈歌剧《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丸子礼二先生/125

第八章 松山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135

- 一、松山芭蕾舞团把《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决心和创作历程/137
- 二、获得很大成功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首轮演出/140
- 三、克服种种困难，抓住人心的芭蕾舞剧《白毛女》/144
- 四、中日两国三位喜儿齐聚一堂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151

第九章 《白毛女》回娘家——松山芭蕾舞团的赴华演出/157

- 一、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成功地首演芭蕾舞剧《白毛女》/159
- 二、芭蕾舞剧《白毛女》在重庆、武汉、上海的巡演/166
- 三、松山芭蕾舞团所追求的芭蕾舞及中国艺术家对《白毛女》的艺术评价/172
- 四、中日复交以前的松山芭蕾舞团访华演出/182

第十章 上海舞剧团赴日演出《白毛女》为中日复交作出的重大贡献/187

第十一章 中日复交以后松山芭蕾舞团的访华演出/201

后记/212

第一章

战后中日民间 友好往来之路



